

T H E G E N E T H I E V E S



基因贼

by Maria Quinn

[澳]玛利亚·昆恩 / 著 | 陈 波 /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THE GENE THIEVES

基因贼

[澳] 玛利亚·昆恩 著 | 陈波 译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因贼 / (澳) 玛利亚·昆恩著 ; 陈波译.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222-06969-5

I. ①基… II. ①玛…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345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2010-072

THE GENE THIEVES 基因贼

Copyright © Maria Quinn 2009.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er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Sydney, Australia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ustralia Pty Limited in 2009.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ustralia Pty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eijing Zhimeilida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基因贼
作 者	[澳]玛利亚·昆恩
译 者	陈波
责任编辑	玉波狄
策划总监	罗严塔尔 (Reuentall)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7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6969-5
定 价	32.00元

献 给

凯瑟琳·昆恩——一位早逝的母亲

主要人物介绍

(依出场次序排列)

杰克·李	联合国伦理科学委员会主任调查员
米切尔·布朗	基因科学家，绰号小猪
尼尔斯·索伦森	联合国伦理科学委员会新成员
玛莉·柯瑞	联合国伦理科学委员会成员
汉密尔顿·梅斯特	联合国伦理科学委员会创立人
彼得·提伯瑞	提伯瑞&葛斯彬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小名丹瑟
亚伦·葛斯彬克	提伯瑞&葛斯彬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丹瑟的挚友
诺薇拉	布朗的母亲
黛芙妮	丹瑟的母亲，律师，“孵育公司”的创立人
黛西	丹瑟的女儿
玛丽娜·索温	丹瑟的妻子，孵育公司的精神科医生，之前曾是产科医生
桃乐茜·葛莱森	黛芙妮的挚友，孵育公司的负责人，医生
安吉拉·罗素	代理孕妇
茉莉·罗素	安吉拉·罗素的女儿
小凯	全名为凯瑟琳，茉莉最要好的同学
菲奥纳·威尔森	小凯的母亲
马克·皮宏	法国人，菲奥纳·威尔森的丈夫
拉希德·帕杉	杰克·李的手下，电脑黑客

序 幕

27 双眼睛转向了杰克·李，这些足以推动未来的人，当然也有可能遏制未来。

“你认为那个米切尔·布朗真的能成功？”新来的尼尔斯·索伦森露出了怀疑的笑容。“联合国伦理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向来都非常信任杰克·李的直觉，以及他特有的消息来源。要是这位主任调查员表示这项研究将有突破性进展，所有人都会警觉起来。

尼尔斯·索伦森，有双蓝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眼睛和一身值得炫耀的晒成棕褐色的皮肤。杰克瞧着总是会想，这个科学界的超级明星还真像是从好莱坞来的，“我知道，索伦森博士，以你的眼光来看，布朗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家伙而已。预防先天性成骨不全症确实比不上预防冰川融化。”

黑眼睛直视着蓝眼睛，犀利的目光仿佛要将其穿透；蓝眼睛先眨了眨，“但事情就是由此开始的。我得到的消息表明，他正在悄悄地按计划一步步地进行。我认为，这一步步的研究最终会变成我们屏息以待的重要成果的。”

“不过杰克，布朗可是个叛徒啊，还记得蓝眼基因吧？”东京大学基因科学名誉教授木村俊次——这位干瘦的诺贝尔奖得主一点都不欣赏布朗博士，“5 亿日元可不容小觑，就算是出自日本国库，也是一笔大数目啊。”

杰克表示赞同，“这个我没话说，木村教授，他已经超级富有了。但他在背弃我们擅自出售基因序列之前，可是纯粹做学术研究的。当初他发表《成骨不全症》论文时，并没有把研究成果卖给大药厂。”

“杰克，遗传性的成骨不全症可不是个常见的疾病，药厂根本不会砸一大笔钱来买，你可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玛莉·柯

瑞明知故问。她是“诺贝尔协会生物和化学组”的召集人。

杰克·李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柯瑞。在布鲁塞尔的这段日子里，要不是和这个女人暗通款曲，杰克还真难得在这个他最讨厌的城市待下去。柯瑞引出了他想谈论的议题，但他并没有喜形于色，仍然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希望能说服他交出成果、接受评估，并且遵守委员会的决议。”

“他上次就没有遵守。”

“那都是因为钱的问题，他需要经费来继续做研究。如今钱已经不是问题了，我想他会做正确的事的。”

坐在桌子最前面的那个不修边幅的男人发出了轻蔑的笑声：“杰克，一年半之前他离开这间会议室的时候，可是相当气愤的。当时你不在场，他说我们是一群‘科学黑手党’！真是个目无尊长的浑球！”

跟尼尔斯·索伦森比起来，汉密尔顿·梅斯特倒是那种典型的心神恍惚的教授，他留着络腮胡，头发像触了电一样乱翘，衣领也是皱巴巴的。不过，他不仅是委员会的创立人，也正是他把杰克·李从美国人那边挖过来的，“杰克，要是他真的成功了，就会牵扯到好几十亿，不对，是无限大的金额。我们绝不能让他出售成果，你也明白，那样就会改变整个世界，而人类还没有准备好该如何面对。”

“汉密尔顿，你已经看过我的报告了。几年前他在剑桥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了，从没停过，而且他在研究成骨不全症时打下的坚实基础，也使他在这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

“一只小蚂蚁就想堆起珠穆朗玛峰？”尼尔斯·索伦森一脸的假笑，这让杰克看了浑身都不舒服。

“索伦森博士，你最好还是希望这样吧。要是先让哪家跨国公司抢占了先机，他们可是会把伦理科学委员会看扁的。”汉密尔顿·梅斯特无奈地叹道。

“杰克，你需要些什么？”

“没有上限的预算。”

“为什么？你觉得他现在有危险？”玛莉·柯瑞皱着眉头问道。

“不是的，鸡还没下金蛋之前都会很安全的。不过一旦他成功之后，我不想让钱的问题再次妨碍了他对于我们的服从。”

“那你还是要去一趟澳洲？”柯瑞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好像她关心的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

杰克尽量不露声色地安慰她道：“那倒不必，柯瑞教授，据我估计他还没那么快就成功。目前只需要密切关注就可以了，我们一直严密地监控着他的进展情况，包括所有他登录过的网站、寄出去的电子邮件、问过的问题，以及他订购的仪器和材料。现在还用不着亲自跑到悉尼去。”

“不过我得去北京一趟。我的人认为有消息表明，江梅打算通过追踪植入器和我们碰面，还以为她已经消失了呢。”杰克冒险般地盯着玛莉，“然后我还要在布鲁塞尔这里做三份案情简报，为此还要组织几个项目小组，所以过些时候就会回到这个乏味的城市。”

杰克离开会议室，关上门，然后像往常一样细细思量门上那块黄铜匾上刻着的话：

“改变”是关乎科学的，“进步”是关乎伦理的；改变毋庸置疑，而进步却充满了争议。

——伯特兰·罗素

杰克真希望这位伟人能出现在这里现身说法。

门的另一边，会议室里大家的目光此刻都转向了尼尔斯·索伦森。这场戏局里的新人，竟提出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

“好吧，我再问一次。我们就这样坐视不管吗？要是你们确信这个调查员的判断是没错的，那不就得还得放任这个布朗博士继续玩下去吗？”

1

在“提伯瑞、佩吉&葛斯彬克联合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室里，米切尔·布朗等得越来越不耐烦了。钱的味道总是让他紧张，而这个地方就充满了钱味——半圆形的玻璃帷幕墙面，让这栋大楼成为天空的一景，从这里可以眺望壮观的悉尼港、商业区、悉尼歌剧院和悉尼大桥。布朗并非没有能力得到最好的东西，事实上他现在已经非常富有了，只是还不习惯而已。

布朗的童年生活几乎捉襟见肘，勉强能过得去，却也没什么余钱。所以用钱格外谨慎，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不过现在他很想把这个习惯改掉。今天早上，他就丢下用惯了的旧公文包，为自己换上了一个轻巧的高级意大利名牌手提箱。然而，当他用微微发抖的手把通行卡递给了那位傲慢的律师事务所助理时，心里还在担心电子读卡机会不会放行。幸好这个势利的褐发女人态度迅速转变，才让他那不安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

代表任意通行的菱形信号灯亮起了绿光，女助理高傲冷淡的神态马上转为亲切，热情地表示随时愿意效劳。布朗倒是很想提出一个私人的请求，但是一看到助理身后墙上的青铜镜里自己的模样，这个念头也就打消了。他明白，这些华丽的地方喜欢用青铜色调来让每样东西都更加耀眼，然而他这张脸是绝对吸引不了女性的，再多的光芒也掩盖不了这个事实。

不幸的基因结合，决定了布朗人生的方向。他长相怪异，从小到大在学校里总是备受欺凌。但幸好考试不是选美比赛，他靠着过人的才智，接受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顶尖的教育。

如今他要再追求最顶尖的事物——金钱买得到的最顶尖的法律咨询。这把时髦的椅子一定值不少钱，他陷入蛋形椅那令人满足的怀抱里，一边体会着小山羊皮的舒适感，一边还在心里想着。嗯，

至少这里让人等得很有格调。

彼得·提伯瑞决定不搭乘直入办公室的私人电梯，而改乘主电梯，以显示自己对迟到的歉意。搭乘玻璃圆柱电梯上楼时，他突然好像听见母亲在叫他的小名，亲昵地调侃他：“丹瑟，这栋大楼可真漂亮——一定用了不少马粪做肥料吧。”

70层高的建筑，由两座螺旋状的高楼连接而成。其中一座作为“天空农场”的高楼，正是丹瑟母亲长久以来取笑的对象。不过市民们都非常喜欢这座炫目的高塔，还给了它一个“龙卷风”的称号，而且丹瑟也相信，这个巨大的赌注一定会让他得到丰厚的报酬。大楼的电力来自农作物光合作用转化而成的氢，热能来自地基下方建在岩床上的地热槽。办公大楼冬暖夏凉，自给自足；天空农场的蔬果花卉可以充分供应这座繁忙的城市，甚至是外地的市场。

突然间，一丝伤感再次涌上他的心头。过去的三个月里，他一直非常想念母亲黛芙妮。她以前总是那么地精力充沛，没想到竟然说走就走了，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不锈钢电梯门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丹瑟赶忙把思绪从伤感中拉回来，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经过了特别的设计，那些懂得设计的客户总会对它大加赞赏。他看到接待室里只有三个人：有一对明显是夫妻，另一个女人他认得，是合伙人亚伦·葛斯彬克的客户。丹瑟小声地问优雅的接待员莉莎：“布朗博士呢？”莉莎带着松了口气的表情指了指蛋形椅背，椅子面对的是宏伟壮丽、一望无垠的风景。

“布朗博士，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朝向风景的椅子慢慢地转了过来，坐在上面的人站起身来。

尽管布朗身穿剪裁合身的订制西装、戴着沉甸甸的劳力士金表，但怎么看也不像是会来找律师咨询的人。丹瑟伸出手，凝视着那双令人吃惊的眼睛，还得刻意强迫自己不能退缩。虽然米切尔·布朗的脸上没有伤疤，更没有毁过容，但他看起来确实是非常的特殊。

布朗的肤色白皙，简直就像是得了白化病，而脸色透着微微的粉红。一双小小的眼睛是半透明的，短短的睫毛是浅金色的。他的鼻梁

非常短，而且是明显的朝天鼻，鼻孔特别大，让人不想注意都难。作为眉毛的两道浓密的浅金色短髭，正好搭配耳朵上的短毛，而那两只耳朵又非常小，平贴在硕大的头颅上。这位双腿短小、身体壮硕的米切尔·布朗总会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平常喂养的那种“英国大白猪”。

但丹瑟的震惊不只是来自于一般人看到布朗时的反应，还多了一段锥心的儿时记忆：

“快点，丹瑟，把苹果塞进那小家伙的嘴里。”

“不行啊，他一直紧闭着嘴呢。”

“那就把他扳开啊，你这白痴！”

丹瑟盯着那双令人震惊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才稳住情绪，希望自己的惊讶并没有在脸上显露出来，“我是彼得·提伯瑞，我们通过电话的，请到我的办公室去吧。”

布朗早已经习惯了自己带给别人的特殊的第一印象，这次他很高兴看到他要吐露心事的对象，并没有跟一般人那样尴尬得支支吾吾。

“我差点都要坠入梦乡了，”布朗说，“那把椅子坐起来太舒服了。”

丹瑟陪着布朗穿过接待室，走向一扇华丽的双开门，途中还随口闲聊几句，以掩饰自己不同寻常的混乱思绪。“我办公室的椅子恐怕就没那么舒服了，也许喝点茶或咖啡可以弥补一下。”

“喝茶就好，谢谢。”

在接待台前，丹瑟向年轻漂亮的莉莎介绍了布朗博士。早在40分钟前，当布朗害羞地告诉莉莎他和律师有约之后，就一直回避着她的眼神。莉莎冲这个小个子男人灿烂一笑，就好像用来复枪瞄准了一只袋鼠；布朗则站在原地，目眩神迷。像往常一样，莉莎完全了解自己的魅力，而丹瑟也再次感到佩服，就连他的女性客户都很欣赏莉莎绝美的容貌，以及那能够让男人融化的态度。丹瑟原本觉得莉莎会惹人妒忌，不过亚伦却认为大家都想看美女。结果证明，亚伦说的没错。

“莉莎，请厨房准备茶点，送到我的办公室，两份就可以了。”

丹瑟打开门，领着布朗走向豪华办公室角落的座位区，“请不

要拘束，我一会儿就回来。”

布朗一边从另一个角度再次欣赏外面的悉尼港和城市风光，一边在低靠背的“瓦西里”椅上调整坐姿，让自己舒服点，不过并没有什么效果。丹瑟则走到他那张古朴的弧形办公桌旁，想暂时保持一点距离，尽力控制住因为布朗的到来而产生的不安。丹瑟装出很忙碌的样子，快速瞄了一下亚伦留下的两张便条，上面的字迹很是潦草：“那发疯的俄国人在我办公室里。”“要是听到尖叫声，就赶快来救我。”丹瑟看完微微一笑，亚伦的幽默感似乎还跟往常一样有效，帮助丹瑟减轻了刚才产生的不安。不过丹瑟还是不清楚，布朗到底有没有认出他来，或许早在电话预约时他就记起那段儿时的经历了。

“我说过这椅子不太舒服，”丹瑟回到座位区时说，“我的合伙人坚持要买值得投资的东西，我傻傻地以为他说的是一般的古董。”

丹瑟还在努力恢复内心的平静，幸好茶点及时送到了。精致的手推车上摆放了中国茶、印度茶、咖啡、薄片熏鲑鱼三明治，还有各式精致的酥皮点心。安排茶点是丹瑟惯用的伎俩，这样好让他有时间对新客户做初步的评估。

安东尼是“龙卷风”主管级餐厅的资深员工，为人十分挑剔，顶上已出现了秃头的迹象。一旦遇到的客户是名人、大明星，或者是众所周知的有钱人，安东尼总是亲自出马，到“大办公室”来服务。对安东尼的这种好奇心，丹瑟是再清楚不过了，不过他仍然很是惊讶，没想到布朗居然对这个“追星族”产生了吸引力。想必是布朗怪异的外貌，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

“谢谢你，安东尼，剩下的我们自己来吧，把餐车留下来就可以了。”

“好的，提伯瑞先生，我过一会再来。”

“不用了，待会餐车会直接放在这层楼的厨房里。”

丹瑟不得不承认，自己喜欢破坏安东尼刺探消息的计谋，并看着他略带扫兴地离开。不管布朗这次为何而来，那都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不可泄漏的机密。至少丹瑟希望布朗是来咨询法律问题的，而不是为了回顾什么令人心痛的记忆。

办公室的门关上了，关门时的声音却大了些。丹瑟请坐在对面

的布朗不要客气，自己则倒了一杯浓浓的黑咖啡，“恐怕我有不少客户都已经习惯了安东尼在背后叽叽喳喳地谈论他们。”

“如果看到了那些电影明星什么的，一定会很有趣吧。”布朗环顾这间引人注目的办公室，目光最后落在了同样引人注目的彼得·提伯瑞身上。刹那间，布朗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浑身都不自在，但随后他又挤出了愉快的神情。

“我现在能够花得起钱来获得最好的服务。婚约^①方面的事情，我认为找你准没有错。”

“那你来找我，是想咨询契约方面的问题吗？”

“这个嘛，”布朗回答说，“我还不太确定。其实我是想要一些建议，要怎样才能……才能拥有一个孩子。”

丹瑟脖子上的肌肉放松了下来。早在接待室看到布朗时，他就产生一种可怕的不祥预感，以为自己就要为儿时的暴行付出代价，偿还自己对这个长相怪异的人的亏欠。结果现在看来，只不过是次简单的咨询而已。

“这样的话，布朗博士，要是你目前的婚约中没有包含‘生育条款’，可以另外补充——”

“我没有……”布朗打断丹瑟的话，“我没有婚姻契约。”

“哦……有时候这样反而好办些。我们可以拟一份契约，明确指定你想要的条款，只要你未来的伴侣也同意，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估计你马上就可以为孩子建立‘社会信托基金’了。”

“提伯瑞先生，钱完全不是问题。说实话，我以后也都不会为钱的事而烦恼。”

丹瑟听到布朗平静地说出这句话，原想掩饰内心的惊讶，但却还没有来得及。布朗紧接着又说：“提伯瑞先生，我是个分子生物学家，你也可以叫我遗传学家，我研究的是‘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

“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丹瑟插话道。

① 澳大利亚的婚姻制度规定，打算同居的双方可以对有关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事项订立“家庭关系协议”，建立事实伴侣关系。

“那就像是遗传学里的‘圣杯’，是治疗疾病的关键，也是精确掌握生物进化发展的时钟。”布朗察觉到自己太兴奋而有些离题，赶紧切回重点，“反正我在剑桥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离开那里之后，我开发出了一套独特的程序，继续为好几千对碱基建立图谱并且定序。后来我发现了关于蓝眼睛的基因，我就是靠这个发财的。”

布朗靠向椅背，一幅自鸣得意的神态，他确信自己已经让原本主导办公室气氛的高贵主人感到佩服了。丹瑟又倒了一杯咖啡，走到布朗身边坐下，用自己那双蓝眼睛认真地凝视着布朗。

“那么你为蓝眼基因申请专利了？”

布朗发觉丹瑟语带谴责，赶紧解释道：“转基因生物早在1980年就已经合法取得专利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之初，有人开始擅自占有基因，这是私人企业和研究机构投下的赌注，他们认为自己取得了专利的基因，可能会变得很值钱。如果其中某个基因真的具有异乎寻常的特性，那么只要有人想用这个基因做研究或疾病测试，那些企业或机构就可以收取授权费了。”

“这点我很清楚，布朗博士。关于基因专利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和观点，这些年相关的案子多得让法院都忙不过来了。”

“嗯，不管你乐不乐意，现在有超过一半的人类基因组知识产权都落入了私人企业或跨国公司手中，主要是大药厂，我指的是超大型的药厂，这些还只是已知的基因组序列。其实差不多所有非编码DNA，或者无用的人类‘垃圾DNA’，也都被私人注册了，而这些可能会是未来最有价值的研究材料。”

“那你把专利卖给了跨国公司？”

“不是专利，只是基因序列。如果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去申请专利，可能要耗上好几年的时间才可能通过，于是我就从另一个角度来处理这件事情，直接把序列卖给了日本政府。”

“天哪！”丹瑟站起身来朝窗户走去，好让自己有时间想明白刚刚听到的这个惊人的讯息。他拿起办公桌上的双筒望远镜，扫视远处的环形码头。

摩托艇在水面上纵横穿梭，一面争抢码头的停泊船位，一面还

得躲闪那些五颜六色的仿古渡轮，以及停靠在较大的码头上的游客出租船。小小的泡泡船配有轮片，靠驾驶员踩踏板来提供动力，这可是时兴的风尚，不过它们悠闲的步调似乎引起了那些摩托艇驾驶者的兴趣，他们把泡泡船当成速降滑雪赛中的标记旗子，急驰过船边激起阵阵波澜，留下小船在余波中剧烈地晃动。两艘长达百米的超大型游艇导致了交通堵塞，因为一些小船想近距离观赏这种往来于悉尼和霍巴特间的跨海快速游艇。

跟往常一样，港口四周熙熙攘攘地挤满了街头艺人和大批观光客。背包客们懒洋洋地坐在当代艺术博物馆前方开阔的草坪上，其中不少人都穿着清凉，也没有戴帽子，完全无视澳洲艳阳的威力。

丹瑟透过望远镜扫视了拥挤的咖啡馆，视线又随着宽阔的阶梯延伸上去，直到悉尼歌剧院。歌剧院像一只美丽绝伦的白色大鸟，仿佛刚刚停稳在水面上。几年前，悉尼歌剧院屋顶上超过一百万片的瓷砖都覆盖了透明的太阳能电池。工程耗费巨大，因为电池要贴合原来的瓷砖轮廓，才不会破坏由混凝土预铸而成的、令人赞叹的“风帆”造型。如今这个热爱歌剧院的城市大部分地区的电力，都是由丹麦建筑设计师约恩·乌松的旷世杰作提供的。

接着丹瑟又看见一对年轻的日本夫妇正打算拍照。根据以往经验，他知道那对夫妻会恭敬有礼地请陌生人来帮忙。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迸出了不可思议的画面：他碰巧搭上了一艘横越悉尼港的新型仿古渡轮（这种渡轮是专门供人享乐的，并不只是讲求航速），船上那些日本制造的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而相机后面藏着的是好多双蓝色的眼睛。

丹瑟放下望远镜，放声大笑。布朗走到窗边来，和丹瑟站在了一起，自己这套走旁门左道的计划能够得到赏识，他倒是非常高兴。

“我去了日本的‘科学技术厅’一趟，跟那些人解释说，他们的后代子孙怎样就会有蓝色的眼睛。结果他们给了我四亿五千万，相当于五亿日圆，要我把存有基因序列的计算机程序全权出让给他们。为了能够尽量跳过专利申请，他们就直接取得程序的版权，并宣称序列是由程序产生出来的，这样实际上就可以完全掌控这

个基因序列了。真是太聪明了。”

“嗯，在剽窃的技巧方面，日本人向来是很擅长的。”

“‘联合国伦理科学委员会’大发雷霆，指责我道德沦丧。那些人以为我会拱手交出多年的研究成果，好让他们去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过委员会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日本方面对它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他们以为控制了基因序列就能预防他们的后代子孙进一步西化。不过在我看来，过不了几年就会有一大批蓝眼睛宝宝突然出现在香港或马尼拉。”布朗微笑着说。

“黑市优生学。”

“当然不是，提伯瑞先生，用体细胞基因疗法来矫正遗传疾病早就合法了，这跟那些为了外貌或其他原因而做的基因筛选手术其实差得不太多。”

丹瑟回到办公桌旁，挥手示意布朗坐到对面的椅子上。“你的意思是‘订做’婴儿吧。再过几个世纪，所有的人看起来都会一样，都是那么完美、那么漂亮。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可怕。”

“那总比都是丑八怪要好吧，提伯瑞先生？儿童是‘群体动物’，他们不喜欢跟别人不一样，不喜欢遭到排挤。”

丹瑟的胃里突然涌出一股罪恶感，如同胆汁般苦涩。你就是这样，就算我们帮你取了个绰号，也并没让你变得受欢迎。“小猪”，从来没有人接纳，总是站在边缘，甚至是完全被排斥在外。丹瑟为自己对“订做婴儿”说过的话感到有些后悔。

2

亚伦·葛斯彬克有点儿恼火，不过他知道丹瑟正和客户在一起，所以也不好进去大发牢骚。为什么他还要处理贺拉克那个老家伙的案子呢？不是早就讲定了嘛，那个臭老头同意丹瑟提出来的所有条件，而且亚伦也把“婚姻契约及信托基金”的财务规划完全

安排好了，然后，那个浑蛋就开始像街头小贩一样讨价还价起来了。他以为他的求婚对象——那些有生育能力的年轻女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难道会是爱情吗？亚伦已经把契约上的特别财务条款修改了四次，够了！女方要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就会拍拍屁股走人。可是每次亚伦抱怨贺拉克的案子，丹瑟就只是让他在账单上多加两万元……也许这一次提高到五万元，就可以摆脱那个老浑球了。

在厚实的红柳桉木门另一边，小猪一直在想该如何开口。他肯定会认为我疯了。打从跟这个律师握手开始，布朗就越来越感到胆怯了。并不是因为提伯瑞的举止态度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他极具魅力。他那英俊帅气的相貌让人觉得他敏锐而有才智，这一定吸引了不少女人投怀送抱。小猪·布朗永远不可能变成彼得·提伯瑞，这可让这个小小个子的家伙难受极了。

尽管小猪煞费苦心，挑选了他最好的西装，还特地买了一条色彩艳丽的领带来搭配，然而，此刻小猪仍然觉得自己穿得很邋遢。小猪向来很重视自己的穿着——至少可以把这副不讨人喜欢的外貌打扮得体面些。不过，提伯瑞高挑潇洒的外形，让小猪淡黄色的丝质衬衣相形见绌，而这套灰白色的亚麻西装，更让小猪觉得自己就像个被填充得圆鼓鼓的布娃娃。

办公室里的连通门传来急促的敲击声，打断了小猪的思绪。门打了开来，小猪看到有个人站在门口，气势比耀眼的提伯瑞逊色许多。

亚伦·葛斯彬克身高中等，体重刚好，“丰满”而不“肥胖”。他长相普通，幸好有双深邃的深褐色眼睛，还有一头茂密光滑的黑色卷发，才不至于太不起眼。几年前，亚伦一直想让发型看起来有条理一些，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打理那一头乱发，而是干脆把头发留长，使自己成了法律圈里的“怪人”。亚伦整个人看起来有些不修边幅，这跟提伯瑞优雅的格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小猪·布朗开始放松下来了。

“真的很抱歉打断两位谈话，”亚伦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朝丹瑟挥了挥，“可是贺拉克的案子一定要在12点前签署。希望你不要介意，阁下是……”亚伦转向小猪，微笑着问道。